暇老齋雜記

暇老齋雜記卷之三十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時諸公集中有放隊勾劇致詞等詩文此今戲劇開場之眞祖也永叔集中有五方老人祝壽文此與今八仙慶壽同一格矣

宋時設醮佛會皆用三七人見於青祠齋文可考今不聞矣

宋時二氏為國祈禳其會甚夥至龍圖天章寶文等閣藏御製之所也亦開道場祈雪每到夏時各寺觀有保夏道場可謂密矣

管夷吾謚敬而後不稱謚史記亦略之夫人臣功名如夷吾可矣今謚不重敬謬也

宋人自諸儒外其大概意見尚不薄漢故以頌主每云流大漢之豈弟今無其語矣諛曰甚去實愈遠

宋之待下厚然必官於朝始得贈封其先今外吏亦得之恩溥矣然嘉靖前外吏亦甚難得今則濫矣濫則不知感不知感則不勸

宋王綵字敦素會稽人也為御史提舉廣南市舶夷人大說謂之金珠御史貴之也見范文正所作墓誌此事頗癖而字面頗儁

蘇長公在杭州曾建運水之法蓋運井水暗從地中流出至惠州復欲以竹管運泉水二十里入城今山中亦尚有用之者但無此遠耳宋王枈為台州判官城少井一舍之外有井焉陶出為筒導入於城復五里一穴以濟行人之渴此皆可法而行者

宋陳良器為衢州以稱病不自祭炎帝罷官宋時尚知事神為有司之大務也今亡矣夫

宋幕府中有隨行指使即今聽用官也故韓魏公祭歐陽公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李珪即今以衛所官聽用者

范雎受辱於魏欲假秦以報之此念未嘗終飯忘也即說秦昭王以親魏及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對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雎之卑辭厚幣魏之所不從也割地以賂秦亦不能為也故先說此二說以堅昭王不然一人進曰張禄先生者范雎也自欲假秦報魏耳交未深功未見信不足而事去矣嗟乎此非後人所知也

古之人主好才而耳目廣者前有漢武帝後有唐武

后耳倪寛爲卒史於廷尉廷尉張湯不知之使視北地畜數年矣一旦奇其所爲奏以爲掾上即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倪寛上曰吾固聞之久矣何自爲上久聞之乎士何幸生斯世

范曄作王丹傳曰家累千金隱居養志非深於世者不能爲此言

范史雲陳仲弓碑皆出蔡中郎手于今觀之似亦無諛辭而中郎自以無愧者唯郭有道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因文以求人不知因人以立文者之真切也然則文之益于人大矣以二君子尚藉此焉而

況他人乎

唐之金吾衛大將軍、非今之大將軍也然每自列公而拜亦綦尊矣、楊燕奇聞關千里、感動肅宗以布衣而驟得之、亦奇矣哉然此其官耳職則十五遷而始至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則今之巡撫中軍坐營也而爵則已清邊郡王矣、此唐時中葉以後官制之最濫也

今之斥削、似甚于唐宋貶謫、然唐宋貶謫、名在刑書、家屬不得留長安、有司驅遣、安見其不甚乎、本朝本立法于寬而近以漸苛矣、非 祖宗深意也

夫子刪詩書定禮樂所作者春秋而已自秦滅文籍至漢除挾書之律及武帝敦儒業重文章宇宙久閟之輝鬱鬱煌煌故凡異才者皆思有作述小者則自成一家宗莊周孟軻荀況之例而大者便欲上祖夫子以成一經而見自春秋而來數百年之事不可無紀也且見夫子亦無他作而止以紀事為書則繼此而作其唯斯乎故相如封禪書曰願陛下因縉紳先生之畧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挍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此大史公所以為史記自以為五百年之

運繼春秋而出也斯志也豈特遷為然哉時使之也

左氏無邱明其說昌于啖趙而鄭夾漈作辨以張之所論八端亦自鑿鑿特以左氏之左師辰將以公乘馬而歸按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矣其言可謂固而陋兒童所不屑為也

夏正之說諸儒聚訟久矣獨張敷言曰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可謂切中膏肓諸公 地下

聞之亦必為之掩面嗟乎儒者坐此弊多矣豈特夏
正哉故曰小儒曰曲儒
啖助以左氏敘事雖多釋意殊少不知左氏書經自
經而傳自傳杜元凱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見
於其敘可考則其意厚自爭行非可以此責之也
公穀鄒夾四氏並傳春秋公穀初亦口傳非如左氏
筆錄然鄒氏無師夾氏有師無書故其說不傳嗟乎
豈非幸不幸哉寂寞可憐至著書極矣亦有命存焉
君子甯不悲乎甯不懼乎
公羊本齊學有以為名赤者有以為子夏弟子者有

以爲漢初經師者，穀梁本晉學，有以爲名高者，有以爲名假者，有以爲秦孝公時人者，說者又以公羊載樂正子之視疾，則必在樂正子之後，穀梁載尸子之語，則或出於漢，夫二子之於古今，尚影響之間，而欲執其口授之書，以斷聖人之意，與程胡諸公生千百年之後，以意爲猜，說鬼說夢，亦復何異，而攻守異途，聚訟無已，何見之陋也，故我著春秋論，頗自負千古隻見

見聞雜錄載，正德初年，兩京承弘治以來物價，猪肉斤值七八錢，牛肉斤值四五錢，水鷄以斤爲束，亦值

四五錢嗚呼豈非　孝宗至治之象哉至余幼時所見物價今大約倍之或五之南北萬里皆然豈口繁耶亦不當頓益即如戊申浙中大水米不過一兩戊辰全熟而至一兩四錢殆不可解無它此亂徵耶

學校之制三代以後未有備於本朝者也升堂會食齋舍業課法至善也今一廢盡廢矣然考聞見雜錄應天學規壞於嘉靖二十年後嗟乎苟能復之猶不遠也嗚呼

三考黜陟幽明非專榮進之地宋法以磨勘轉官故士大夫每每以不求磨勘為高本朝限以日月一革

此弊故雖政府六卿考核之日、亦必素服待罪近時大臣有擢無黜每以遲迴而庶僚亦有過期者皆不知　祖宗立法之意者也

宋時功令曰、一應京朝官、在任未滿不因公事朝廷非時移替在任不曾磨勘轉官者後來同計及三周年不以到闕在任并與磨勘者、此總論京朝官、較之今論品者似寬然今覃恩京朝官、每不及三年、則封贈、則又寬於宋矣、轉官之日、即與應得誥命、此唯輔臣得此殊恩、今亦推廣之矣、

宋時、官小不至大夫、不得致仕、此何說也、本朝無問

崇卑、及格及未及格、而頽者俱聽獎恬優老、法至善矣

國朝兵制尚質、其將帥皆以所統戶數名、故有百千萬戶三等、其符節有金銀虎符三等、又於百千之間置總把、千萬之間置總管、以為遷拜旌賞之漸、其許佩符節子孫襲職二事、則唯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今為美官、而至佩虎符、則又為最貴矣、此見劉靜修集較之元史為詳明多矣、亦一代之制、不可不了悉也

元官制有異樣總管府總管、雖夷狄不足論、然時已主中國矣、足發一笑也、

劉靜修丁丑五月二十八日晨起書事詩曰蒼星彗

明河三月麗東方、兩月忽散落、一月留中央、下有五星連、西近東少張、仰面東北隅、流星墜絲芒、誰令月有癭飄搖及吾總、須臾日東生、有星環四旁、一星當日中、佇視搖晶光、自北忽西旋、老陽已榆桑、西北雲一絲、翠暈揭清芳、嫩雲生碧蘚、得句聲琅琅、俄見雲有魚、其大丈許、長火繩紛繞之、昂然無飛揚、呼友與共觀、此境已茫茫、靈樞夢為病、周官夢為祥、寤言札諸閱、庸俟知者詳、此亦可稱異夢矣、

劉文靖本生於北方、則中華者其故國耳、律以人臣不二君之義、悞矣、即華夷之辨、聖人亦不為生於夷

者立論也至於有道無道論則殘宋荒濁較之元初更甚矣、然其終身不仕、自是格外高節、我嘗況之陶靖節、然與靖節實不倫也、後世為之辭者曰、渡江一賦自其少年作耳、余以文靖不欲亡宋之意全見此文、前後雖敘取宋之意、而中間言宋之不易取、極其鋪張、此正諷諫之義、而作賦者之體耳、庸人那得知之

劉文靖敘學一篇、既不凡近、又不迂闊、初學宜於此求之、可自得師矣、中間唯敘詩一段、略須商量、及元後詩文、宜入羅耳、稍刪定之、以惠來學、學者之責也、

今人云腳力、古人云氣力、氣力二字有味、

河圖之說紛紛多矣、獨劉夢吉云、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托之異人異書而後神、義理天下之公器、得之方外之書、亦不當為之諱也、卓哉言乎、

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宋故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

古今不拘禮、昧者拘之、如神不坐地、而簠簋前陳、先儒有匍匐就食之疑、甚至神已南面而拜或西向、更可發一笑也

鄭伯謙太守經國書、根底周禮、斟酌古今、大有可採、其云冢宰制國用、漢初用計相之為得、亦合事機、其

云、宣帝之始、韓延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即譴御史詰問、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大夫總領天下之財計耶、是未可知也、此說則非、漢之御史、與今之御史正等、糾察內外諸事、故無所不問、非領則計也、

西夏之事、韓范原不滿於胸中、然其心力亦止能如此矣、仁宗決攻守策、文正以兩策上、而其所為攻者、不過曰、于賊界侵入漢地中、如金湯白豹渡橋三塞、大為城塞、以援其地、漸為逼之之勢耳、則今自王在

晉撤回漸闢關外以爲守而已即宋攻之之策矣李
卓吾不欲以相許此公而甯許其將我則甯許其相
而不許其將也

宋太子賔客謝濤臨終夢中詩曰百年奇特幾張紙
千古英雄一窖塵可稱名句惜後二語曰惟有炳然
周孔教至今仁義漫生民未悟周孔亦在紙塵中耳
李衛公德裕平生有一品集姑臧集西南備邊錄獻
替錄御臣要略伐叛志窮愁志宋人有錢某者求衛
公遺文曰一品拾遺今所行者惟一品集耳公經濟
之略反遺忘多矣此公邊才真可與藥師敵李唐將略

退之撰順宗實錄不能為柳子厚諱雪可時之也宋人推唐史則負無識耳

惟兩李衛公而已。

余嘗疑王叔文亦奇士也、所持亦未大謬、而史筆似乎不直、然前輩罕有為此論者、獨范文正[illegible]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道理、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劉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絕韋皐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皐銜之、會順宗病篤、皐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嘉皐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韓退之欲作唐之一

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若文正都可與尚論矣

宋慶歷時始詔天下建郡縣之學然其材尚出於諸生今天子建學以教育諸生常以巳貲加葺豈為過乎

暇老齋雜記卷之三十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進士及第進士出身謂之賜者原係特恩不限於庭對故唐宋此途極廣人亦不以為疑本朝惟洪熙監國時特賜宣聖後裔會試副榜孔諤遂為曠典夫必禮部之所取而後賜進士禮部之所選者雖對策不成章亦無不賜安在其為特典而稱賜耶

宋制凡斷獄出入而科罪者以下吏為首長官為從當時有非之者然當時司法孔目尚得執法以與上官爭今盡委之胥吏而郡之節推亦自為問理而無

有爭太守之失者矣。寬濫愈多。官長咨行而無忌。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此不特行法非人。而本朝於此一法。原覺疎闊。

宋時贈典隆而封典尚薄、如田况為陝西宣撫副使、而文紹原自有官、至是以子恩、始得授太子右衛率府率是也、然得瓊林苑金明苑以便子養不若今必罷官而始就封、

宋制、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親嫌者、別試太常、此法良善、近年為主司絀、舉人致鬱鬱死者數人、嗟乎、此聖世所矜也

宋時蔭法有因其人所業而加之者、如上官融乃廣文館所舉進士第一人也、此即今之鄉試中式舉人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士別試太常復中第一、此蓋以親嫌故、不試禮部耳、實南宮中選、即今之會試中式舉人也、未幾丁父光祿之憂、此殿試也、朝廷錄光祿之後、賜同學究出身、蓋不得賜進士而賜學究者當時所出身不同、皆自一榜而出、故多至五百餘人而進士無幾也、服除授信州貴溪縣主簿、是即其學究資格授官、非復如他蔭子之授齋郎太祝之類也此法今亦似可做行、如舉人應承蔭者、即優與京職、

如司務一官、舊時舉人原可以初授得之者、以與舉人之應蔭者、即算一蔭、其自歲貢者、即謂與國學官亦算一蔭、似乎主恩不致虛、而人情亦甚願也

宋文憲洪武正韻序曰、古者之韻、惟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南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横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真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斯言也、非潛溪之言也、鄭夾漈之言也、當沈約時、七音未入於中國、至周武帝時、龜茲人蘇祗婆從突厥入中國、鄭譯從而習之、著書二十餘篇、蘇夔何妥牛弘等駁之、尚不得行、至後世始漸顯耳、約之不能知

七音、固其所也獨怪濂知為此言而所為正韻者亦全不顧七音之旨、致 高帝既頒行而復疑遂于車書一統之日、而其書終不行何也至謂古者之音惟取諸協、故無不相通、此言亦非也古人七音之法原非中國亡而外夷有者、獨秦火之後自喪亡耳故古書之協音、原合於七音之旨、如以協而已則可以意為之、并韻學亦可不設矣、

范文正自來稱為名相、近世李贄列之於大將、蓋不足具相業也、余以西夏之事、終於苟且、韓范之功、俱未可稱、而范一意主招尤為失策更未可等諸名將、

但具梗槩卓然人不得不敬且畏之者直其氣節忠懷真古人所少如睦州之貶為伏閤論廢后事也既已貶矣乃睦州謝上表復詳論其事其辭愈切至引漢武漢宣魏文唐高之事於漢則曰西漢之祚由此傾微於魏則曰有反報之殃於唐則曰後來之禍一一不善此人之所難也耀州之謫謂不宜遣虜主書也幾至殺身之禍卻於謝上之表亦更極言利害至謂臣前所措置於此二者並未有妨潤州饒州二表無不侃侃晏元獻其舉主也以其論皇帝不應前殿拜母后稍為寒心即遺書極論曾不少貶此段浩然

是時□□若望北事方□其可考者西人汎槎之學西來□□□由□祖沖之有自行□岳飛□楊么輪船此已事過世□蓋亦其不□而謂天下無□者乎

之氣非有養者不能直是此公德勝功耳

宋時戍士甚驕如宣撫使所到必有特事恩澤近日遼事便復蹈此吁此豈可立國哉

宋時百姓至有為天子作感恩道場者瀆禮犯分亦至於此則郡守必為主上放生祝壽更不足異矣本朝一洗此陋習亦一快也

北宋時即傳契丹造舟安輪遇陸可載遇川可濟究竟至今五六百年未見有此制也近日亦有言之終不能為即舟之有輪亦以激水行舟耳非能陸行也

王驥自是一奇材但時與王振不能為異蓋封疆之

臣實未可責以硜硜之節也不然孰為成天下之大務者當時訓導詹英論其行師無紀律書生之見未必有當弇州良史才也乃亦信之以之衛靖遠嗟乎威甯越既黜悮于直驥復株連于振且使本朝無全人而後可試觀古之稱名將者盡律以此幾人免乎亦不恕也已

世祿一遂唐宋以來漸絀至我朝極矣然無如其人每不稱何近世如黃綰以任子亞大宗伯歷官詞林雖以大禮事遇主然文章學業皆楚楚一時乃晚為臺省所攻遂于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下南京法司覆

歎嗟乎何其自暴也
成化二十年都察院經歷李蕤言邊事下錦衣獄調
漢陽通判弘治元年復言兵降曲靖衛知事十年復
上疏得為都察院照磨贊畫大同總兵神英軍十五
年遷鄖陽府同知不肯行明年復上疏部覆得依西
北邊兵備員缺推補正德四年以侯缺兵備僉事復
兵致閒住八年又上疏部覆仍放回實錄稱其製全
身鐵甲工部鑄而俾試之行數步輒仆弇州謂其至
正德八年且八十矣而氣不少衰其為壯士為人妖
未可測也余嘗考其所著書雖已不傳然其所言圓

牌不如立楯確乎知兵者之語箭為連珠砲貫輪故驢騾馱砲之類今皆用之未可易其人也東史筆者盡庸妄人其言亦安可盡信乎

王弇州以大帥有功宜加伯爵而不宜加師保其說是也然以歸咎于嘉靖間不宜加周尚文等始非也阿魯台當永樂時曾加太師于王爵之上猶曰羈縻之也至金忠封忠勇王典兵京塞而加太保太子太保等官久以加降虜矣況將帥乎

自漢以下丞相稱本官者不數數也其所云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俱非真相也以其職為相故相之耳本

朝真稱丞相而復罷之後以閣臣調旨撰制勅遂行宰相之事近雖避其名而實舉其職亦猶古三省之為宰相耳然唐宋相已帶集賢昭文等殿學則殿閣學之稱相亦非始於本朝也然亦有為殿閣學而不得稱相者以不調旨也洪武時無論已洪熈時之權謹是已陳山復調出教内使亦其倫也有撰制勅而不稱相者如吳寬等是已如此則蹇義夏原吉于宣德時俱輟部務以師保入備顧問討議朝政即家調旨革制勅則雖不帶閣銜而實宰相也即古帶平章軍國事而不帶三省銜者耳論次國朝大臣二公當

從相例

內閣之職同於古相而所不同者主票擬而不身出與事也如高公拱之兼掌吏部趙公貞吉之兼掌都察院近日孫公承宗兼掌兵部俱出而啟事入而調旨然惟高為首相二公皆非也事寄雖重然猶判然兩署獨天順間命徐公有貞考察方面嘉靖間命李公本分別尚書至大小九卿去留張公璁奉勅肅清百寮近日韓公爌分別逆黨則政自閣出矣然張公權掌都察院事李公因冢宰李公默得罪去亦未可全謂之政出於閣也政出於閣者獨前武功與今蒲

州耳

內閣出為六卿者皆不帶閣銜即出將如楊公一清自家起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督三邊奉詔而出閣九邊如翟公鑾亦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唯華蓋殿大學士張公英以原官掌南京吏部然譏之也近日文淵閣大學士孫公承宗則亦以原官督理遼薊津登軍務自邊累官至少師中極殿則出將入相者本朝惟中山高陽二公而已然中山帶相銜而實不與機務則又似高陽獨也

英宗女重慶公主下嫁鴻臚寺卿周顯子璟

憲宗女仁和公主下嫁尚寶司卿齊佑子世英顯佑各選一官帶俸不任事近日 光宗公主下嫁四夷館序班輩燦子永固燦遂驟加至尚寶司卿而無帶俸不辦事之說

駙馬未有加三公者其始於今之侯拱宸乎嘉靖中崔元之加太傅也自京山侯也非都尉也

提學之說始於景泰時然 太祖已命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較則不始於此也

洪武中光祿自卿以下士人內官庖役相兼為之永樂中命上林監官悉內官文臣兼任今則否然皆以

內官提督之何如𠫭任之為便也
以孝子舉授官者洪武中李德成永樂中權謹皆得
光祿署丞後德成遷陝西右𠫭政至右布政使權謹
遷文華殿大學士昔王勣為大樂令遂為清職令之
光祿署丞豈應授揹郎乎
保母之崇非先王之制也即中季亦自陸令萱等一
二人而外不多見尊崇乃國朝例封夫人而永樂之
保母賢順夫人馮氏夫王忠贈左都督謚恭靖洪熙
之衛聖夫人楊氏蔣廷封追封保昌伯謚莊靖此作
法於涼矣又何怪天啟之奉聖夫人客氏子官俱累

閹黨逆黨維華所以肆逞恢網藐據此事為出脫鐵案乎

都督也當　熹廟大漸時矯旨欲得茅土為霍維華所阻僅得兩錦衣指揮使當時有以保昌例告之者不得而阻矣

都察院之權不知近代何故漸失如刑獄正德中有都察院不經刑部者已嘗志之矣又舉一事言之如正德四年戶部郎中劉繹以上書罰運遼東米千石又賠補浥爛草束舉家因繫本身枷比百日不能償上疏哀懇乞充齋膳徒夫或炒鐵煎鹽下都察院查釋前罪降級外任送吏部尚書張綵言其才守改降監察御史如在今日此事不下法司則下部院未有

都察院專之者矣上 繇部院即以部爲主此其權大異昔日非 祖宗設都察院之本意也
余嘗論漢錢重以八文准銀一錢不特新莽時爲然試以遷史考之其言更有據如貨殖傳云封者食租稅率戶三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夫二十萬亦所值不過二千五百兩耳漢時中二千石便實得米二千石則千戶列侯得二千五百兩庶可相比如錢更賤則所值幾何若曰是緡數則又無戶出二百緡之理證此更無疑矣
荆川稗編原名雜編其自爲序可考後先王父鹿門

先生搜其遺編止得十之七耳世父康伯公刻之名
曰稗編先王父之序亦曰後更名稗編而已是出荆
川否亦不明言然按稗官之義本於劉歆其曰儒家
者流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陰陽者流
出於義和之官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名家者流出於
禮官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官縱橫家流出於行人
之官雜家者流出於議官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之所造也
則今野史正其倫類如太平廣記亦尚近之若荆川
稗編所載或出正史或以翼經與野史絕不相類與

歆所云雜家者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則此書當名
爲雜編不當名爲稗編也歆所稱出於何官亦臆言
之然皆有理獨謂道出於史墨出於清廟稍似枘耳
房中之說久矣雖黄帝素女之言不可徵然劉歆較
書列於醫之後神仙之先則其說亦非後世人所能
創也歆曰先王制外樂以禁内情此樂即哀樂之樂
非禮樂之樂其言甚微通此意而拘儒疑文王御妃
一夕九女之爲荒淫可以破矣

暇老齋雜記卷之三十一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三十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緯書極盛於漢衰於六季至於今幾亡矣所餘者春秋元命苞等數種耳當時崇奉之幾加於經則誠過矣然謂之曰緯則其義原次於經雖穿鑿附會者不少然去古不遠傳古之學尚不泯如河圖洛書蓍策等皆緯之所載也今崇信之則其間可信而泯泯者亦多矣此亦古來第一可嘆事

晦庵嘗言道家祀昊天上帝為非且謂釋老之學盡當毀廢縱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自當自祀其老

子關尹莊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不當使道家頂之、陳後山亦言、漢兩劉較中秘書為七略、其敘方伎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之靈百神、又皆出諸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蓋以符呪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此二說皆有理、余以釋老二氏之學、必不能廢、道家之祀天使鬼亦任其為之、而獨國家祀典、自兩郊下至百神、自當領之禮官、別擇儒者為之、何至使神樂觀樂舞生耑之、因以累貲至大官、而儒者竟不知祀典、俛首問之、蓋唐宋尚有三禮出身、猶存其意、而今則藐

然矣此未可謂非 高帝千慮之一失也何怪 世
廟方興禮樂而即流於齋醮乎
虞書禋於六宗其說最不同或謂天地四方或謂天
皇大帝及五帝或以為五官或以為四望或以為蜡
之百物或以為天宗三地宗三或以為日月星辰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以為卦之六子皆臆說也至卦
之六子則更謬矣考亭取孔叢子王肅之說以為寒
暑日月水旱然揆之於理亦大謬惟本朝王廉謂舜
攝位告祭類於上帝及望於山川徧於羣神矣惟不
告祭於地祇意六宗謂地祇也蓋六為地數宗尊也

且序其次地祇正當在上帝之後山川羣神之上斯言實爲至當不易可以翼經且可以破合郊者謂舉上帝可以包地之說此言雖出於晉虞喜然喜謂地有五宗大社象之其總五爲一成六爲地數反支離耳

天啟甲子七月五星聚張在晨故不見此余所目覩者按湘山野錄曰景德四年司天判監史序奏今年太歲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分既而重奏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按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輙見者如君臣齊明下

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但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親御禁臺以俟之果達旦不見大赦天下加序一官羣臣表賀嗟乎君好矯誣而臣又佞諛未有如此之甚者也星近太陽自然不見甘氏所云正以見為變耳序久知其不見矣故作兩次言之而又致疑焉以真宗好為天書矯誣之事也舉朝之臣豈盡愚至是哉蓋貪大赦恩澤耳

唐荆川順之出視江南北師此時一職方郎然與南兵部者止平行用咨見其續集中此亦行移中一故

即動中忘也

實也

胡襄懋宗憲於江南建非常之功而卒以讒死今士大夫以及田畯紅女皆能誦其功然其闔闢弛張之微莫能言者即間有傳其遺事高者其制判擒逆妙計雄略下者其跅𨁿不羈豪酒縱氣至於精神之微必先鹿門先生知之深惜當時不及為作一傳使千古之下不能想見其槪朱平涵少師國禎嘗以屬余畢先人之志然見唐凝庵太常崔徵輔世編巾已有一傳功次已得大半但未詳其運用耳然精神之微縱余操觚亦未能以意摹後讀唐荊川先生順之與

公書曰、人之相與、情昵則褻而襍嚴則隔僕與公杯酒間、或始焉儼色莊語、而繼之慷慨高歌、提劍起舞、以寄其跌蕩之氣、或始焉寬綽戲謔、博舉雜物以為懽、而卒儼然以相別、又曰、公向言一面笑一面哭、纔做得總督、此處認真不得、做假不得、即此數語可見公一班、惜乎余八歲即不及事先王父以盡聞其槩耳、

著書固不論人、然亦有大奇者、如太樂主機宋教坊色長張俱所著、其語頗精微、近日南寺蘺史乃內豎劉若愚著、於貫城中、其論內署與故宮殿制度名額

皆異日可備正史固不可以人廢言也

古人之娶必有姪娣故稱繼室繼室不比夫人今再娶謂之繼室而妾署其家者反不稱繼室皆非也

司馬遷敘謚法歸之周公然周公所身事者成王也王之崩去公薨未幾而議謚曰成成者謚法所不載也是足信乎

舜巡四岳首同律度量衡孔子論治曰謹權量今之為論者曰物從其宜價因其值何屑屑於此其言亦自可聽然近見兩事一則遼東之斗以十八升率熊廷弼為經略欲以求軍之譽命所司照市斗散夫以

漕斗徵之以市斗散之其可行乎上下窒礙軍因以囂幾成大釁相頌於朝一則遼東米豆泝于畿內畿內斗有十六升有十三四升者蓋向徵折色而無本色故民絶不知漕斗有司墨者以市斛徵之糴之以漕斛解如是者不啻十九民大受弊故知先王先聖之意遠也

司馬遷以太史而腐然當是時太初歷成詔謁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之不知陵渠亦自太史腐也腐而習曆耶我　太祖精於天象故設內靈臺

至今用中人掌之皆幼習其業今所占尚詳於外其
所云合璧連珠者謂以曆法推至曆元則然以此見
其寖而是年亦在甲寅故以甲寅為太初此說為長
有謂太初元年合璧連珠者妄也無論推算不合果
爾亦人盡睹之何待陵渠復算耶
太初曆既成二十七年太史令張壽王爭之詔使主
曆使者鮮于妄人詰問不服迺與雜候三年言皆疎
闊劾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之又如再前劾死更赦
勿劾誹謗益甚竟以下獄蓋經三十六歲而太初曆
是非始定壽王之術不如鄧平等明矣然其曰安得

五家曆此至言也古聖之曆必不踈闊如所傳顓頊等曆至曰魯曆則周公身相周而自判之更妄矣壽王之言不可廢也

唐人作詩、即有平格半格、見于元白長慶集、其一依平仄為異、見于沈括筆談、至宋人作詞、則即用塡法矣、塡法者、因其平仄、不可移易、其有移易者、亦必譜之所可移易者也。尋其長短、不可更動、其可更動者、必其自譜之所可更動者也。即沈括所云、隋唐以降鄭譯諸儒、以臆更作、使夫清廟之歌、徒諧里耳、高下混淆紛亂、無統於雅頌之風微矣、獨太樂署所掌十

七宮調、以不隸太常、故樂官得以世守之而不敢易、
但撰詞長短不齊、各限以平仄、為一定之制、學士大
夫有作、亦必尋其制為之、謂之新樂府、推原其始、黃
鍾宮諸曲、當如四牡之于鹿鳴、無射清商諸曲、當如
葛覃之于關雎、起調畢曲之律、同、其逗遛曲折、不必
盡同也、由此觀之、則當時填詞應有全譜、不若今所
傳之譜、因所有而敘次之、半闕不備、亦不能名其同
何律何調也、宋初如此、則唐宋五代為詞者、亦必如
此矣、但宋人亦頗製詞、而自名之、亦得之全譜、故知
音者得變而為之、即括所云逗遛曲折不必盡同也、

當時王荆公亦曰、先有詞而後以律度為曲、是聲依詠、若先定律而後以詞填實之、則是詠依聲也、張横渠亦曰、古樂决非先定腔、非深知樂者烏能與此、皆此意也、然當時能自為者亦寡矣、今不知其原而徒向字句填之、誠無義味、然按曲譜尚分律調、而據其義、則亦曰首尾二句、用此調之音耳、如此所謂詞者亦如此耳、字句長短平仄之説、何以必須講也、無論三百篇之聲歌不傳於今、即今樂之詞曲、亦無有知其源者、此吾輩之大恥也

近日徐宗伯光啟治曆引高皇用回回曆故事、蓋

實不始於 高皇也唐志九執曆者出於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此其肇也

人知楚有洞庭湖吳有洞庭山不知温縣尚有洞庭水蓋出於縣之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出晉水下口者也如此則吳楚晉皆有洞庭矣洞庭水見桑欽水經

神有平水王者姓周氏名凱字公生晉人宋真宗澶州之役高瓊擧車駕過河幸北城天際見力士數萬旌旗上髣髴有平水王字虜懼請盟而退如此則某公之功當歸神矣何怪乎異日真宗崇奉天書哉即

其崇奉天書亦必爲人所惑因前徵而酷信之未必以神道設教如史所紀欽若之計也雖然吾又疑之賜王文正珠而成天書則誣也非惑也我且疑平水王之說亦神道設教之一端也

元儒淵穎先生吳萊者、謂古之賦學、專尚音律、必欲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此說亦賦家前次所未有也

名山經載五千三百七十山其神有龍身而馬足者有牛身而足四二首而馬尾者有身如蛇鳥而豹尾

虎齒者雖譎詭難徵而余以為理之必然也夫神陰也人與獸俱陽也陰以配陽則凡陽者皆可肖何必盡肖人乎且人之初有牛首蛇身者矣況於神乎

國朝律令有不居公署之禁每疑之豈有行之者耶按宋潛溪書白衢州事謂每旦徒行入府署野夫不識與爭道則勝國以為固然也故考事不可不周

自講局廢而講學不明矣此唐末即然然勝國之初諸儒尚以諳講學為長至于今而杳然絕矣然其不得不絕也亦勢也蓋日愈遠言愈荒而不足信屢言之如嚼蠟強人以無味人不能垂涎也宋文憲深于

譜者也其為張氏譜序者四、兩則曰、少昊五揮為弓正、賜姓為張、兩則曰、張以字為氏、出于晉之公族、有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國世有張氏而少昊之說非也、一人而其言矛盾若此、豈非以世遠學荒乎、故曰勢也、

元制、閭里有出為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義、弗悖於理者始聽、此法最善、今為句讀師者幸不能句讀、有朝為賤工、暮為人師、亦有髮且未燥、尚不堪為弟子者、其悞人蒙養不淺矣、此法當採而行之、蓋故宋遺老之深心、非胡人之所能為也、

元詹士龍為高郵興化修築捍海堰三百里、初發地獲范希文石記曰、過詹再修、希文未聞其術數也何以有此豈賢者固不可測耶、抑古有是說附合之也亦古有是說亦猶是耶、

宋景濂題北山先生尺牘後曰、右北山何公與其弟子魯齋王公手帖、北山平日、執謙特甚、人有來學者、雖誨之無不傾盡、而未嘗受其北面之禮、此書之稱再拜稱尊兄可見矣、余曰、近日師道廢、師之與弟子不唯再拜、而且頓首矣、兄不止而且丈矣、丈者古人何以稱前輩、而不以稱鴈行、今以稱弟子可乎、

元人王毅先生者巨儒縉雲伯胡琛之師也常舉義兵而不終縉雲為復仇初西鄰有王氏子事身奉神甚謹嘗斲木為拜具其當額處成窪王母有娠夢王來而誕在赤子時共浴及手足露皆怖而哭姑懷之則止頭患瘍母惡其臭卷木葉掩鼻當乳時閉目弗之視瘵疾大作身熱如火焮榻畔懸繩代梳無風繩自搖及能言備陳入浴時如陷大海茫無津涯風入手足間痛若刀割姑衣有縻能覆之乃安木葉氣烈不可近熱弗然能禁神出戲繩上下視一小兒僵卧不知其為己矣熱退乃復還此事甚異然余亦有奇

生而病甚、一月內食黃連膏五觔、下五色痰無算方蘇、未百日、先姊嫁錢者、剪紙肖古賢聖帖于帷、使識之、再訊而目注之百不失一、至客座見客呼盧、必欲爲之、一擲得堂印、凡百日以後事、至今歷歷能記、然今求於王先生且不可得、所謂幼時了了者非耶、何以古人又不然也、亦其宿生事歷歷、故幼時神猶清耶、

眠老齋雜記卷之三十二 終